

The Complete Work of Yeh Jung-chung : 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Taiwan History

《葉榮鐘全集3》

葉芸芸、藍博洲 主編

西元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A Chronology of Major Events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目 據 下 台 灣 大 事 年 表

葉榮鐘

著・葉芸芸 補述

內弟 桂維堯 敬題



葉榮鐘全集3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

著者
總策劃
主編
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

葉榮鐘
葉芸芸
藍博洲
林美蘭
劉巧玲

發行人
發行所

陳銘民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20 FAX:(04)3597123
E-mail:morning@tcts.seed.net.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郵政劃撥：2232675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製作
初版

甘龍強 律師
知文企業（股）公司 TEL:(04)3595819-20
西元2000年08月30日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9號4F之9
TEL:(02)23672044 FAX:(02)23635741
〈台中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19 FAX:(04)3595493

定價 38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893-9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Inc.

Printed in Taiwan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

葉榮鐘全集 3



葉榮鐘 著

晨星出版

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

戴國輝

可貴的見聞實錄及淵博深思之結晶

如何正視並總結日據時代的臺灣歷史，對我們後輩來言，其重要性是不必贅言的。

日據時代史是頗難寫的。老一代的臺籍文化人前輩，日文雖懂，中文的表達功力卻有其不足之處；年輕一代的中文能力，近十五年來眼看著水平的普遍性提昇，是可喜的現象，但日文能力，尤其是讀解及學術性辯論能力難免不捉襟見肘是常見。葉榮鐘先生最難能可貴之處則就在於學貫中、日二文。

正此時候，葉芸芸女士準備多年的《葉榮鐘全集》即將出版。葉公（一九〇〇—一九七八年）是我敬愛的臺籍文化人前輩。他任林獻堂的私人秘書及日文翻譯，並參與了文化協會等抗日反日的一系列社會文化運動，更是日據時期唯一臺籍新聞的重要幹部的一員。光復後，他仍然留在林獻堂的身邊，只是把舞台轉至金融界而已，卻不曾放棄過當一個冷靜觀察者的自定角色。在這個不尋常的生涯中，他見證了日帝的殘酷支配並剝削臺灣的實況；也目睹了光復後不分本外省的人性百態。

本全集是他一生的親身見聞，是他的見聞實錄（雖然難免有不能不「為尊重他人陰私權者諱」之憾），亦是他用社會科學所作的思考成果和評述。葉公雖不會在學界「寄生」過，但他用了比正統學者更正派的淵博頭腦來深思並明辨，其身為一個資深記者的歷練文字，在此全集呈現無遺，成為美好結晶。我堅信它可以指導後輩的學術研究，實踐和推動樹立真正能肩負臺灣現代化事業的主體性，及對推動臺灣歷史的真正前

進有標竿性作用。就此而言，此全集確實是值得我們精讀的經典之作。

我與葉公交誼往事有感

年屆不惑之後，我特別喜愛並服膺下列之名言：「千古興亡多少事，盡入漁樵閒話中」（不知出處）、「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誡子書〉）、「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韓愈〈知名箴〉）及「爲學大病在好名」（《傳習錄》）。由喜愛逐漸融合爲骨肉，遂昇華爲我觀察和品人的標準。

六〇年代初，筆者「光榮」地被國府當局劃進黑名單，繼而被吊銷護照多年。六九年秋天，筆者出國以來第十五年，初次自日本出境。本來祇準備率領亞洲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團飛越臺灣上空，前赴東南亞作學術考察。時任駐日大使的彭孟緝，除了還我護照外，特別宴請筆者夫婦暨我日本人恩師東畑精一博士、保證人穗積五一先生夫婦等於官邸。面邀筆者順路返台考察，及對我個人出入境「安全」給了口頭保障。事前，彭示意大使身分不備用書面來保證，爲了「誠信」，在我內子、恩師及保人（他們兩位都是日本知名人士）之前面，公開用口頭歡迎我返臺考察，當爲實質上的保障憑據。

斯時，我有位好友林曲園在巴黎留學。他知悉我能返臺時，託我代他前赴台中之家探訪臥病的慈母。

最近閱讀了邱坤良著《昨自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九七年九月五日初版一刷的一〇九頁）才知悉曲園不便返臺的真正理由（當然，以許常惠之記憶不誤爲前提）。

曲園之嚴父坤元伯則是鹿港之名醫。慰問了林母後，坤元伯問我「中午我們一起用餐，你有無欲見的朋友？」因時間過於匆促，我只託伯父代邀慕名良久的葉榮鐘先生。在文獻中，我老早知悉，曲園之外祖父施家本先生爲榮鐘先生之恩師。記憶裡，葉伯母的娘家姓施（當時尚不

甚清楚），亦同為鹿港人，該是有世交之誼。筆者對葉先生之興趣最初出自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全三冊》（六〇年一二月印，非賣品）。這三冊頗為重要的史冊概由榮鐘先生所完成，引起了我的注目。晉謁前，我一直納悶著，葉先生的中、日文的造詣何以能有那麼高的水平。根據他的《半壁書齋隨筆第一輯——半路出家集》（台中，中央書局發行，六五年三月修正再版本）及《第二輯——小屋大車集》（同上書局發行，六七年三月初版本）來檢視，他的履歷明白地告訴我們，他的日文功力係不容被質疑的。但他的中文在他同世代臺籍人士中具有鮮見的高水平。榮鐘先生並不曾在中國大陸留學過，但他的中文造詣不僅不差，甚至有過於北大校友洪炎秋或北師大畢業生張我軍等人，既叫我驚奇又信服。

非常有趣的是與他同庚亦是文友的吳濁流先生，雖然吟詠並書寫漢書，但小說一概都用日文撰寫。日帝殖民主義剝奪臺人母語之罪孽不可不說深重。

一般來言，在臺中國人、學界人士仍然過度地信奉「學優而仕」的醜陋傳統。深層社會亦是以「官大學問大，財大學問大」為價值之基準。在這一種社會氛圍中必然地迫使年輕人追求捷徑，認為「吃生力麵」式的研討方式及專揀有轟動效應、議題來撰述論文，才是得要領且摩登的「正道」。不必諱言，所謂的笨工則少有人會去問津。葉先生的代表作《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及《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等，冊冊都是笨工所積累下來者。他默默地又代林獻堂、楊肇嘉、陳炘等人代筆發表過不少膾炙時人的佳文。

我深覺，葉老若不是具有淡泊明志、超塵清高的品格和修養是難有上述業績留芳於世的。

六九年末以至葉老謝世的七八年之間，我們有過雙方或三方（包括吳濁流先生）以及四方（加上王詩琅先生）的「淡如水之交」。筆者透

過各種管道贈送他們《臺灣社會運動史——臺灣總督府警察治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東京龍溪書店復刻本）及《現代史資料（21）、（22）～臺灣（一）、（二）》（東京，Misuzu shobo，同為七一年第一刷版本）各一套。日後，我亦託日本朋友給葉先生密送《林獻堂光復後留日日記》，按：此日記是受託於代為保管者林以德夫人。記得，為了安全，我還請了亞洲經濟研究所的微捲製作專家拍下一套，以防備被「沒收」或「流失」。

六五年七月，岩波書店刊完《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九卷》時，我特別精讀了第二十八卷之《日記》及第二十九卷的《書簡・補遺・年譜》揀出矢內原與臺籍人士之交誼部分，藉以鞏固為研讀矢內原忠雄的主要著作《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所需周邊狀況之認知。不久，隨即發現了矢內原為了撰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訪臺調查時的主要嚮導並兼翻譯者並不是他人，則是葉先生其人。

據矢內原與葉雙方的交誼相關記錄，我們不難發現葉先生對日本權威人士的矜持。看待當年東京帝國大學著名教授（敕任官）矢內原時，榮鐘先生不失被治方的人格尊嚴，抱持了不卑不亢的態度，確屬名不虛傳的傲骨文人之風範。

葉先生品人的基本態度是不分國籍與身份的。他追憶于右任仙逝之短文〈偉大人物的丰度〉（收入於上舉之《半路出家集》一八五——一八八頁）既可以佐證，並足以折服我等庶民的。

若捧讀葉老的另一鉅著《臺灣人物群像》，我可保證，真正想了解近現代臺灣相關人物的事蹟者，一定是愛不釋手的。不僅可得不少線索，更可挖掘到如何月旦歷史人物之洒脫妙方。

近年來，臺灣的社會心理及社會意識隨著政局及世局的激變交映出頗不尋常的「媚日」暨「哈日」之風。甚至一併吹起〈狂妄的日本殖民

地肯定論》（藉用王詩琅之文題，請參照翁嘉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七七—七九頁，台北，弘文館出版社，八六年十一月初版）在臺之自我迷失屬性的歪風。

「媚日」與「哈日」軟骨症候群瀰漫於全臺灣的當今，有良知的欲知鄉土歷史的真正愛國者特別需要睿智老報人、藹然風範者——葉榮鐘先生的全集，當為燭照及激勵來尋出正路的。

抱著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故鄉即將滿四年的筆者，目擊狂流的橫行，深感焦慮。因而特別感謝，反狂流而行之晨星出版社暨相關諸友好的勞心和美意。是為序。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〇日，新店梅苑

編輯報告

葉芸芸

父親退休之後專心撰述的那幾年，是他的寫作生涯中的第二個高峰期，不僅費時三年完成了《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及《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灣人物群像》的大部分文章也是這段時期寫的。

那段六十年代的歲月，我雖然常幫父親抄騰文稿而做為第一個讀者，與同年代的許多年輕人沒有兩樣，當時的我心理上面對著西方，對屬於自己的歷史並沒有多少興趣。回想起來，自己認真地想要獲得臺灣的歷史知識，竟要遲延至離開島嶼故鄉之後了。隨著時光流逝，每每在臺灣史領域中流連忘返之時，不能不有所感慨，在父親呵護之下的生活記憶常常浮現，而深深後悔，虛度了在父親身邊的光陰。

當年為父親抄騰文稿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像得到，自己日後飄泊異鄉的許多歲月，竟然是在尋找故土的舊事與人。父親晚年，有機會在北美及日本讀到一些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他認為這些著作多半失之偏頗，因而很想要以他自己親身的經歷，寫一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著作，但直至1978年謝世，客觀的政治氣候實不容許，他終究沒能完成這個心願。而我多年來所專注的，也正是戰後初期及二二八事件這段現代史，投入父親沒有完成的工作，也許不能說只是一種巧合，但就如同多年之後要擔當父親全集的編輯工作，都是當年不可能料想到，而今又不能不贊嘆命運之擺佈的，真實的生涯似乎遠比虛構的更富戲劇性。

父親家的祖籍是閩南石獅，他是1900年7月23日生於鹿港的杉行街，時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已有五年。早年進公學校之前，曾入書房讀古典漢文。九歲喪父，家道中落，幼年生活羅掘俱窮。幸得恩師施家本引

介，受林獻堂資助兩度赴日留學。1921年返臺任職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旋即因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被革職。乃轉任林獻堂私人秘書兼通譯，追隨林氏奔走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加文化協會，從此步入政治社會運動，積極謀求改善異族統治下的臺灣人之命運。

據父親所遺留的文稿來回顧其一生，可以發現幾個重要階段：

一、早年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文學運動，同時也是作家及編輯，豐富的作品發表在「臺灣青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南音」等刊物而外，並常代林獻堂、楊肇嘉、陳炘等人執筆。1930年自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返臺擔任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33年10月曾與楊肇嘉、葉清耀等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開始報人生涯，任「臺灣新民報」通信部長兼論說委員，每週要寫社論。1943～1944年，受日本軍部強制徵召赴馬尼拉任「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及馬尼拉新聞社「華僑日報」編輯次長。

參與政治社會運動是一種時代的使命感，我相信父親情有所鍾的卻是文學，二十～三十年代臺灣新舊文學論爭中，曾經引起辨論的〈墮落的詩人〉、〈爲劇申冤〉等文皆出自他的手筆。1929年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發表一篇〈中國新文學概觀〉的論文，介紹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1931年父親與賴和等創辦「南音」雜誌，以提昇臺灣的文化與生活內容爲旨趣，該刊多篇引人深省的卷頭語均出自他的手筆，並且提出獨樹一幟的「第三文學」主張。

這是父親寫作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此一時期之日記，字數雖然不多，卻是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史的一個重要的旁白，也是一個臺灣知識份子在異族殖民統治下苦悶的心路之旅。

二、戰後初期擔任「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總幹事，在臺灣政治真空狀態的戰後初期，發揮了相當程度的穩定作用。與摯友莊垂勝一

起主持「省立臺中圖書館」，努力要幫助隔離了五十年的臺灣同胞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繼而隨林獻堂率領「臺灣光復致敬團」訪問大陸，到南京拜中山陵，遙祭黃帝陵。這段歷史轉折時期，父親保留了許多原始資料文件，包括〈臺灣光復致敬團祭黃陵文〉、〈光復致敬團旅行日記〉、代林獻堂執筆寫的〈致陳誠之政治意見書〉等等。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與林獻堂、莊垂勝、謝雪紅、黃朝清等組成「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事件後，與摯友莊垂勝、內弟施維堯等自「省立臺中圖書館」去職。1947年底，相繼被國民黨遴選為省參議員，又受民青兩黨推薦為監察委員，均辭未就任。轉入金融界在彰化銀行服務，直到1966年退休。挫折之後父親輟筆將近十年之久，重新出發是在白色恐怖的1950年代末期，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此後並寫隨筆遊記、評論社會陋習、記錄民俗文化，及至去世前未曾停輟，共有散文隨筆45萬字。1966年，並完成《彰化銀行六十年史》，此書可列名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的重要著述之一。

三、晚年專心著述，是生涯中的第二個寫作高峰期。在1960年代，當臺灣史有關著作還少得幾乎接近空白的時候，父親似乎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自負與使命感，獨自默默地撰寫日據下的民族運動及人物，為他那一代人留下歷史的見證，也為後代留下寶貴的資料。

整理父親的遺稿是一段極為緩慢的過程，1978年冬父親去世不久，我即著手整理他的詩稿，交由莊少岳先生校訂，並在父親去世週年出版《少奇吟草》，贈送親友。接下來，我整理遺稿中有關人物評傳的文章，後來由李南衡先生編訂成《臺灣人物群像》，1985年由尉天聰先生的帕米爾出版社出版。但是，開始整理規劃父親總共二百餘萬字的遺稿，並計畫出版全集，則是我與載國輝教授合著的《愛憎二二八》（1992）出版之後才開始的。1995年，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了葉榮鐘全集

的第一集《臺灣人物群像》，旋後卻因吳繼文、郝明義兩位先生之離職，全集的出版計劃遂遭擱置。此後數年，我持續進行遺稿的整理工作，並得到許多學術界朋友專業上的協助，給我很大的鼓舞。然而，尋求出版全集的可能性，雖然也得到許多各界朋友的援手，長期間卻是一籌莫展的。一直要到1999年的年底，才與晨星出版社合作，申請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經費，出版全集的可能性至此才見曙光，終於變成具體可行。

【葉榮鍾全集】收入過去已出版的書、發表過的與未發表的文稿、日記與書信以及他所保存的歷史文件資料與照片，最後一卷為年譜。日文的作品均翻譯成中文，文章部分由葉笛先生，日記與書信由林莊生先生負責。父親早年在運動中為林獻堂、楊肇嘉、陳炘或他人代筆的文章，以及「新民報」時期所寫的社論，實難以考證，因此只將日記上查出的題目列入存目。本全集分成九集共十二卷，分批在兩年內出版，各集內容與編輯如下：

一、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依據手稿50萬餘字付梓，編成上下兩卷。本集由藍博洲主編，附尹章義教授的研究報告〈舍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的互動〉及論文，葉芸芸的編後記交代這部著作成書、初版以來之滄桑，以及編輯的準則。

二、臺灣人物群像

保留1985年初版及1995年再版（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的內容。計有30萬餘字。本集由葉芸芸負責主編。

三、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

本年表分為臺灣、大陸、日本、國際等四個部分。年代由1895至1945年。計有3000餘則，10萬餘字。部份稿件遺失（臺灣1935～1945），由葉芸芸補述。本集由藍博洲負責主編。

四、半壁書齋隨筆

1960～1978年之間成稿的雜文隨筆，過去曾由中央書局出版的《半路出家集》《小屋大車集》《美國見聞錄》《三友集》等皆保留原貌收入，另收入發表在《臺灣風物》《彰銀資料》等未錄的散篇。計有45萬字，編成上下兩卷。本書由葉芸芸負責主編，研究臺灣文學的陳萬益教授撰寫導讀，人類學家陳其南教授針對記載民俗的文章部分另寫一導讀。

五、少奇吟草

自十八歲習詩至七十八歲去世，一生有詩六百首。保留1979年莊少岳先生校訂的初版內容，增編〈哀哀美麗島〉及〈無題〉兩首。本集由葉芸芸負責主編，洪銘水教授的論文〈葉榮鐘的《少奇吟草》——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見證〉是一篇完整的導讀。葉芸芸作補注，並由林瑞明教授校訂。

六、葉榮鐘日記

第一部份：1932-1942年間的日記與書信，包括1933年的〈朝鮮地方自治考察旅行〉及1946年間的〈光復致敬團旅行日記〉由當年該團之隨團秘書林憲老先生口述補注。第二部份：晚年創作高峰期間（1964-1978）的日記與書信。計有40萬餘字，編成上下兩卷。本集由葉芸芸負責主編，並加注。戰前的日記與書信有部份為日文，由林莊生先生負責翻譯並加注。

七、葉榮鐘早年文集

日據下發表在「臺灣青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南音」等刊物之作品，及戰後初期的許多歷史文件，計30萬餘字，由陳昭瑛教授負責主編，部分作品為日文，由葉笛先生負責譯成中文。

八、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承彰化銀行同意授權，收入《彰化銀行六十年史》中葉榮鐘執筆之

近代臺灣金融發展及戰後初期經濟發展之前八章。計有20萬餘字。本集由研究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徐振國教授負責主編，並執筆撰寫導讀。

九、葉榮鐘年譜

年譜由葉芸芸執筆並校訂。本集由葉芸芸負責主編，並收入徐復觀、黃得時、洪炎秋等十餘篇評論及追悼文章。

英文書名由李哲夫教授翻譯，並經費德廉教授（Douglas Fix）、葉光南教授、葉芸芸推敲決定。

撰寫【全集】序文的載國輝教授，也是最早促我整理父親遺稿的，而全集漫長的整理規劃與編輯過程中，更是不斷地得到他耐心的指導。我深以為憾的是，當【全集】的計畫進入具體出版工作之階段，載國輝教授卻因健康的緣故，無法繼續承擔《早年文集》繁重的編輯工作。幸有陳昭瑛教授接下重擔，陳教授的著作論述我素有所仰卻緣慳一面，冒昧求助，她也毫不猶豫慷慨應允。在我開始全集的整理之初，有尹章義教授仗義相助，指導學生完成《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三個版本的對校，並撰寫論文〈捨我其誰的史家和客觀環境的互動〉，探討父親這部最重要著作的三個不同版本。藍博洲與林靈夫婦自始至終積極參與尋求出版【全集】之可能性，並且總保持著一種不能妥協的樂觀，即便是一籌莫展的時刻。這些都是我難以忘懷的。

出生於1900年的父親，今年正好百歲，【葉榮鐘全集】能趕在此時開始出版，值得慶祝也需要感謝。必須要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整理編輯出版【全集】的部分經費。也要感謝彰化商業銀行、林惟堯、聖地牙哥臺美基金會、范清亮、賴淑卿、鄭德昌、葉吉福、劉世均、林忠勝、張淑女、張榮輝、張克輝、周青、李哲夫、吳繼文、王拓、陳忠信、張富忠、林俊義、邱于霖、陳映真、林一明、王曉波、費德廉、吳密察、張秋寶、蘇妙卿、張健行、張靜和、姚孟肇等在尋找出

版過程的各種協助。

轉眼父親過世已經二十餘年，家母絕對善意的人生哲學，無疑地是我精神上重要的燈塔。家兄光南、舍弟蔚南的全然信任，磊落常有獨到見地的文典，以及勇於追究生命的力兒與策兒，都支持我渡過挫折低潮，克服許多工作上的困難。

2000年5月12日于長島石溪